

拜谒先烈 杜立元

徐航



杜立元(1905-1932)

今年“七一”一大早，我们便随皖西著名先烈杜立元的长孙杜道友，由六安驾车直奔原霍邱县洪集镇(今属叶集区)，拜谒杜立元的陵墓，追寻先烈的足迹。

杜立元(1905-1932)，谱名杜光兴，字力田，化名杜立元，原霍邱县洪集镇街北杜老庄人。

杜立元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于1925年参加了革命活动，并于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5月，杜立元任霍邱县委书记，并于1930年创办了县委机关报《红光日报》，兼任报社主任。

杜立元家境清贫，自幼便显聪颖，6岁时在洪集一所私塾开蒙，从学4年，熟读“四书”、“五经”并唐诗、宋词。10岁时，进入教授“新学”的仲贤学堂就读；不久后，转入霍邱城关小学。小学毕业后，考入阜阳第三中学。当时，在阜阳中和阜阳师范就读的霍邱学子很多，如袁新民、王治秋、戴铸九、韦素园、李何林、李霁野、韦从芜、杨晴轩等人，因这两所学校进步教师很多，传播新文化有名而追随到此学习。

杜立元进入阜阳三中后，学习特别认真，积极参加新思想、新文化传播活动。在此，他读了很多苏俄革命文学作品和中国的进步书刊，并写了很多批评时政腐败、体恤百姓疾苦的文章，发表在学校墙报《学习园地》上。一次，他在阜阳(古称胡县)街头看到很多难民饥寒交迫、乞乞于街头巷尾，便写了一首《读杜荀鹤〈再经胡县城〉有感》的诗：“我今就读胡县城，街头巷尾尽饥民；县宰囊中金银满，哪管饥民不饥民！”诗文浅显，发人深思和震撼。杜立元将此诗抄贴在《学习园地》上，引起全校轰动。学校军训教官刘某将此情报告给阜阳县县长。县长指使县自卫队

父亲从军的思想很简单，就是想出去看看世界。

按照中国人的常理，我的家乡应是吉林省白城市，我爷爷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三爷爷跟着游击队打游击来到了辽宁省天山县(现在是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便留在了这里。

三爷爷结婚后，一直没孩子，爷爷便把我父亲过继给了他。父亲到吉林到阿鲁科尔沁旗时已十岁多了，等他初中毕业，跟着三奶奶忙着家务活。那个年代，初中毕业已有学问的人了，方圆几里地的乡亲邻里，需要写个什么都到三爷爷家找我父亲，邻里把我父亲称为“学生”。待父亲二十岁时，当时三爷爷与我姥爷都在县里的服装厂工作，两个老工友一拍即合，父亲按照三爷爷的意思和我母亲结了婚，结婚以后，父亲和母亲商量，他想去参军，到外面走一走，母亲支持父亲的想法，就这样，父亲顺利地参加了军。

入伍的第二年即1937年，部队院校招学员，因父亲上过初中，在当时算是个文化人，首长让父亲参加考试，按父亲的想法，义务兵服役到期就回老家，这也是母亲的想法，没想考什么院校。父亲这么一考就上了军校，在部队一干就是二十五年。军校毕业分配到沈阳通信学院做教员，后来被调往北京的总部工作，又去湖北房县新组建的通信团，新时期又被调往西安新成立的通信学院，直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申请转业，落户到西安工作。

从小长在部队大院里的我，对父亲的绿军装是羡慕不已，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军人。上个世纪的1979年11月，我们家从湖北的房县来到西安已一年多，高中毕业的我被部队安排到了学院的实习工厂工作。

一日，中午下班回家，看到武装部门口张贴招兵的通告，一打听，我可以报名，工作人员告诉我，你只有17岁，只能多报一岁，才有资格，否则，只能到明年了。回到家里，把自己的想法跟父母一讲，母亲坚决不允，理由是，部队生活太艰苦，不要去受这个罪，可我却坚决要去。父亲想了想，如果自己有

头目率十多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到学校，封了《学习园地》，并要追究杜立元的“罪责”。后经学校多方应酬和斡旋，并说杜立元已被开除，方才了结此事。其实，杜立元在王治秋等人的帮助下，以谱名杜光兴在阜阳师范旁听。

杜立元在阜阳师范，积极参加学校的马列主义小组活动，研读《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等革命书籍，进步很快。1926年夏经袁新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杜立元离开阜阳师范后，先在霍邱县白塔畈、六安县古碑镇等地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广东国民政府迁都至此。1927年初，杜立元考入武汉黄埔军校(后改称武汉中央政治学校)。他学习刻苦，每次考核，政治、军事成绩优异，经常受到校部领导罗代英、施存统等人的表扬。

正当黄埔学子满怀信心、勤学苦练之际，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7月15日，汪精卫与蒋介石同流合污，也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武汉一片混乱。当时，坚持革命的驻武汉的叶挺第二十四师和中央独立师，为稳定武汉形势，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黄埔军校学生军编入统一指挥的坚持革命的部队，奋起抵抗。杜立元被编入许继慎任团长的七十三团二连任指导员，与连长周维炯在纸坊镇要寨抵抗湖北夏斗寅叛军，屡立战功。随后，唐生智反共急先锋何健收编800多人的学生军，并要收缴学生军的枪支。当时负责领导学生军的政治部主任施存统命令警卫连的周维炯、杜立元，前往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汇报，请其出面干预。周、杜冒着枪林弹雨，出色完成了任务，终使学生军编入张发奎领导的国民党第二方面军，编为一个团，叶剑英任团长。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决定各地共产党人立即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人民军队，以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方针。霍邱、霍山、六安、商城等县学生军中的共产党员，陆续回到家乡，组织武装暴动。以杜立元为书记的霍邱县委，取得了1929年12月20日白塔畈，1930年12月24日尧冲，1931年2月16日乌龙兵变，1931年2月28日洪集，1931年4月21日河口集，1931年4月22日王东圩等地起义、暴动的相继胜利，陆续建立了六个区

苏维埃政府和中共区委组织，还建立一个团的赤卫军武装(之后改编为独立团)，杜立元任党代表。如此一来，霍邱南部的叶集、洪集、长集、罗集、众兴集、尧岭、松岗等广大地区完全赤化，红旗招展……

杜立元的陵墓，位于洪集镇会馆回民村村东边的不远处，平野之上，突兀一溜高大的坟包，坟上翠碧的劲草在风中起伏，东边为首的一座便长眠着杜立元的英魂，一侧是一座精致的八角亭阁，其间竖立着杜立元的墓碑。同杜立元墓枕着为邻长眠的，是杜立元的胞妹，16岁参加革命的《红光日报》编辑杜光英。

随着向杜立元及其胞妹杜光英的坟墓敬献了鲜花，燃起了爆响的炮仗，我们向两位先烈的英灵鞠躬致敬，寄以绵绵的哀思。杜道友指着高大的坟墓，沉痛地说：“其实，这两座坟墓里面都是空的，墓葬的只是我们后人的哀悼！”

杜道友说，杜立元在六霍起义中是人民的功臣，在反对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中，更是人民的英雄。在苏家埠战役中，他身为红七十三师二一七团代表，更有不凡的表现。他还曾组织霍邱的赤卫军2000多人，先后在孟集、潘集、新店埠等地歼敌1000多人，给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以有力的打击。

为鄂豫皖根据地奉献毕生精力的杜立元，虽然战功赫赫，却未能逃脱张国焘始于1931年10月所发起的“大肃反”的阴谋。据史载：“霍邱县建党初期负责人几乎全被杀戮，至1932年7月，全县



杜立元的陵墓

被杀害的党员、干部、战士、群众达1300多人”。只知杜立元、杜光英被杀害于大顾店附近，尸骨无存。牺牲时，杜立元27岁，杜光英19岁，兄妹都如朝阳下闪烁着青春之花。一直到1983年元月30日，霍邱县人民政府终于为杜立元颁发了《证明书》，证明“杜立元同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因错判为改组派而被诬害。经县委研究决定：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如今，皖西日报社和六安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编撰的《杜立元的峥嵘岁月》一书，和中共六安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编撰的550万言的《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六安历史第一卷(1923-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都对杜立元的革命事迹作了记载。其书煌煌，其业昭昭，闪烁着杜立元革命历史的光辉。

我们同杜立元英魂晤会这一天，阳光灿烂，蓝空如洗。先烈陵墓的周围，农田上一派生机；南边不远处便是汲河，面积广阔的“老河滩”上树木成林，芦荻丛生。这儿便是1929年2月28日洪集暴动的始发地。当年，1000多人高举红旗、刀枪，奔跑着、疾走着，“向封建制度开战”，“打倒土豪劣绅”的呐喊，犹在耳边回响。

杜立元！我们诀别已近90年了。但是，你闪烁在我们眼前的，永远是27岁的俊美的面影。你青春永在，生命不死。你的一颗颗耿耿丹心，是为了千千万万人民的幸福而不惜洒热血，抛头颅。

杜立元！我们及其子孙后代永远永远记着你！



本社和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编撰的《杜立元的峥嵘岁月》



夏益善 (1914-1990)

夏益善，裕安区韩摆渡镇人。1914年生于六安老涇河岸边的原六安县韩摆渡乡。他自幼失去母亲，也没有兄弟姐妹，从小就在地主家放牛，和给地主当长工的父亲相依为命。1929年5月开始至1930年初，皖西地区相继爆发了一系列农民起义和民团暴动，史称“六霍起义”。夏益善在革命烽火的影响下，于1930年6月参加红军，193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春，著名的苏家埠战役在皖西地区爆发，他的家乡韩摆渡成为了苏家埠战役的核心区域。苏家埠战役在徐向前指挥的红四方面军英勇战斗及皖西地方军民的大力配合下，取得了歼敌3万人的空前大捷。夏益善也随之编入红四方面军。在红军部队期间，他先后任红四方面军第25军74师通讯员、第31军91师275团副连长等职务。参加了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和长征。在长征途中，夏益善感染了漆毒，全身浮肿，面部流黄水。无奈之下，他用一块破布把整个头部裹起来。由于缺乏医疗条件，夏益善病情加重，他咬紧牙关，凭借着坚定的革命意志，战胜了病魔。最终他同红四方面军大部队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历经艰难险阻，完成了伟大的长征壮举。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夏益善编入了由刘伯承任师长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后又参加了百团大战。在一次战斗中，已经身为营长的夏益善带领战士们冲锋陷阵，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他的胸部和前臂，巨大的冲击让他倒在血泊中。赶来的卫生员，要剪开了他的衣服包扎伤口，夏益善死活不肯让卫生员剪烂他的军服，因为军装对于他来说就意味着军人的荣誉和尊严，就是死了也要穿着军装体面地走。这是夏益善骨子里对革命理想和信念追求的最真情的表白。

解放战争时期，夏益善先后参加了西北野战军所部阻击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保卫延安、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以及解放西安和进军新疆等重大战役。历任解放军营长、团长等职。1947年在悦乐战斗中中立大功一次。新中国成立后，任第6军17师50团团长，第55师副师长，果洛军分区司令员，青海海南军分区司令员，陕西宝鸡军分区副司令员、司令员。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解放后，夏益善回到阔别20年的家乡寻找父亲。当年离开家乡的夏益善还是个孩子，如今经历了战争的风雨和生死，夏益善想象着父子再次相逢，心情激动不已。然而，当他荣归故里的时候，得到的是他的父亲早已离世的噩耗。此时此刻，他心里有多少话想和父亲倾诉，自己革命二十多年，为了什么，不就是想让和父亲一样苦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如今和平了，要来报答他的父亲，可是他永远都没有机会去报答他父亲，他没想到自己还能活着回来，却见不到自己的父亲。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原来，夏益善参加了红军以后，他的父亲受到了地主的迫害，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从此，夏益善对父亲的愧疚伴随了他的一生，难以释怀。从此，夏益善把对亲人、对故乡韩摆渡的眷念化作革命的力量不断拼搏进取。

晚年的夏益善，对家乡的思念格外浓重，多次跟子女提到想要解甲归田，回到家乡，多陪陪葬在家乡的老父亲。1966年，夏益善把大女儿送到韩摆渡下放知青，建设家乡。1990年，夏益善在弥留之际，多次嘱咐子女说：“追求革命理想和信念是我最好的归宿，等我死后要泼洒故里。”2015年4月，他的子女根据老人生前遗愿，在他养他的韩摆渡镇，建立了一处纪念馆，名曰“益善堂”，旨在缅怀老人革命舍小家为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事迹。现如今，“益善堂”已成为当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传播红色事迹和革命精神的一处重要场所。



周恩来总理签发的任命书

三代人的军人情结

许双福

这个思想准备就去报名试一试，另外，我当兵也好，在部队里得到锻炼对以后有帮助，还有，三年的服役期，他可以考虑自己的去向。几十年里东奔西走，不知搬了多少次家，因父亲的工作不稳定，我大哥从部队转业，实在无处可去，只能回到了北京，无形中造成了与父母两地分居，父亲不想让我也无处可去，不然，子女们东一个西一个。

我们把父亲形容为大山，父亲确实是一座巍峨的大山，是儿女们依靠的臂膀，他们往往为儿女想得太多，忽略了自己的事业，按照当时的年龄与学历，父亲完全可以继续在部队里施展才能，为了儿女他放弃了一切，为的是给我们一个安稳的家。

经过严格的体检和社会调查我如愿以偿地穿上了绿军装，来到了西北边陲。这里着实艰苦，恶劣的环境，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一年刮一次风，从元旦刮到十二月底，营房周围被光秃秃的大山包围，出了山口就是茫茫戈壁。作为野战部队，天天是摸爬滚打，总也学不完的战术动作，各种各样的军事知识，即便如此，当我们的退伍命令下达离开这里时，哭得泣不成声，战友们拥作一团不愿分开，每每想起此情景，心里都是酸酸的。

一年前，我又去了老连队，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在我们退伍离开的前一年，大裁军，我们的部队被撤销，防御工事被封存，房屋闲置那里自生自灭。因这里没有人烟，也就不通公交车，事先我与石嘴山的朋友联系，让在他那里为我租辆车，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颠簸，最后，无路可走了，我和一道前来的朋友步行往老连队方向走，终于地看到了离别了三十多年的

营区，一片残垣断壁，此时此刻，我呆呆地看着这里的情景，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

虽然，如废墟一般，我向朋友介绍，哪里是连部，哪里是我住的一排的一、二、三班，哪里是厕所，哪里是猪圈，哪里是羊舍，哪里是菜窖等等。我仿佛听到了高亢的军歌，战友们的说笑声。回来的路上，朋友和司机讲道：“他真是动情了，对部队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怀。”我对他们讲：“艰苦的岁月里，一群十七八岁的人，离开父母，离开家乡，离开温暖的城市，在这里摸爬滚打，不知流了多少汗水，让人怎能不想这里，把美好的时光，美好的青春给了这里，虽然此处已是残垣断壁，在我心里，这里的风景最美，以后有机会了，我还要来看看我的老连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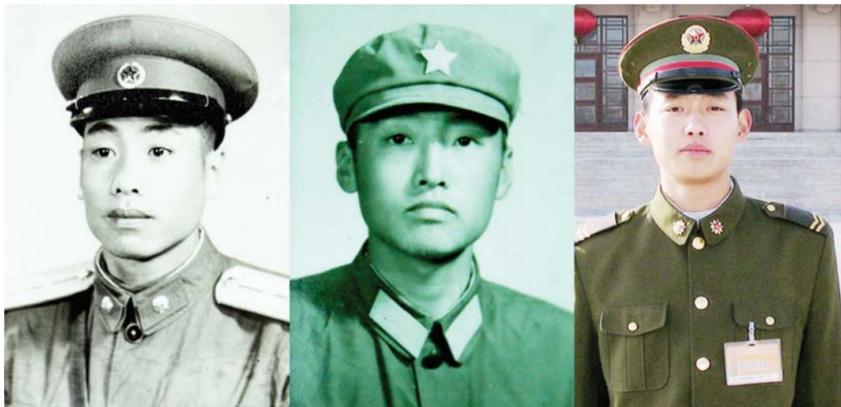
作为新生代，有着他们的想法，也许是从小由爷爷、奶奶带着，常听爷爷讲部队的故事，对部队有一种情结，我儿子参加完高考，对我说道：“如果我考不上理想的大学，我就去当兵。”我对他讲道：“当兵可是要吃苦的，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回答道：“别人是人，我也是人，别人能坚持，我也不差啥。”

当我们去部队看他，出了酒泉市没一会儿便是荒漠戈壁，我感叹道：“真是父子承，我当兵时，就在大漠戈壁深处，到了儿

子又是如此。”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切想法被眼前的情景改变了，这里宛如世外桃源，荒漠戈壁瞬间便被人抛到了脑后。

下了车，儿子向我们敬了军礼，不一样，离开家一年，换了一个人，部队改变了一个人，改变了人的思想，改变了人的行为。

军人情结总是在心里，每每看到关于军队的报道，是最吸引我们的眼球，强大的人民军队飞速发展，令人振奋。虽然，我们已脱去了那身绿色军装，但对军队的感情没有改变，平常在家里共同的话题就是军队的事，津津有味地讲着当兵时的故事。



父亲1965年的照片(左)、1980年新兵的我(中)和儿子2006年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照片(右)